

# 孟建给了妻子一个响亮的耳光

5

都市小说



人海中著  
沈阳出版社友情推荐

## [内容简介]

余小凡是个幸运的女人,二十五岁便遇到了所有人眼中的完美丈夫。余小凡又是个不幸的女人,一年后她的完美婚姻因为寡居婆婆的介入而碎裂。让余小凡自己都不敢想的是,其貌不扬的她离婚后竟然被英俊富有的民营医院院长看上了。院长到底看上余小凡什么了?前夫猛然醒悟后,希望能和余小凡破镜重圆。平凡女人余小凡会把自己的第二次婚姻给谁?

## [上期回顾]

为了庆祝两人相识纪念日,孟建和余小凡下班后出去庆祝了一下。回到家,就发现林建旭心脏病发作。小两口急忙将病人送进医院。忙乱之后,余小凡无意中得知:婆婆是装病的。

林建旭拒绝留院观察,坚持与儿子媳妇一起离开医院回到家里,到家的时间已经是第二天了,除夕日,到处是喜庆的味道,只有余小凡这一家人人累得东倒西歪。

林建旭年纪大了,折腾一夜更显得憔悴。孟建扶他妈进屋躺下之后又对余小凡说,“小凡,我先煮点面跟妈对付一下,你就辛苦一下,今晚上弄几个菜,我们就在家里吃个年夜饭吧,哦,对了,你也记得吃点东西,别饿着。”

余小凡张张嘴,喉咙干涩,最后也没说出话来,就点了点头,转身往外走了。超市里人山人海,余小凡机械地从一排排货架前走过,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拿了些什么,手机不断响起短消息提醒的声音,全是相识的人发来的贺年短信,她也没有心情一条一条回复,到后来连看一眼的心思都没了。

收银处排着长长的队伍,等余小凡付完钱走出超市,时针已经指向三点了。她已经有大半天没吃过东西了,胃里饿得狠了,胸口却只是憋闷,被什么涨得满满的感觉,好像一张嘴就会漏出来。

腊月里天黑得早,等余小凡终于回到家走进大楼的时候,天上已经有了薄薄的暮色。她独自走进电梯,上楼开门,手里拎着太多的东西,拿着钥匙的时候不得不放在地上,装着蔬菜与生肉的塑料袋立不稳,放下就贴在她的裤腿上,隔着布料都觉得凉。钥匙还没插进门里,门就从里面被打开了,余小凡与孟建对了个正面,孟建看到她就说话,“你可回来了,买菜买了那么久,怎么不接我电话还关机?”

“没有啊……唉呀!我手机没了。”手机是放在余小凡外衣口袋里的,她下意识地把手放到口袋里去

摸,没想到摸了一个空,她心里一急,再也顾不上其他,赶紧再找身上其他地方,又哪里还摸得到,想起刚才自己失魂落魄的,走在路上被人撞了好几回,放在外套口袋里的手机多半是被小偷偷走了。

“你怎么这么不小心?”孟建皱眉,他也是将近二十多个小时没合眼了,这时一脸疲惫,眼下阴影深重,再也没有耐心去安慰余小凡,又急着出门,只对她说道,“我妈刚睡下,家里的救心丸没了,我去药房再买两瓶,你先进去做晚饭吧,手机的事回头再说。”

“可我……”过年正是电话短信最多的时候,她没有手机怎么行?余小凡急着想开口,可他已经匆匆往电梯那里走过去了。留下余小凡一个人站在门口,装着菜的塑料袋仍旧歪歪斜斜地靠在她的脚边,也不知是哪漏出水来,浸透了她的裤脚,冰一样冷。

孟建走了,婆婆还睡着,余小凡只得一个人进了家门。刚走到客厅就听到婆婆房里传出声音,是在叫儿子。余小凡推开门,站在门口应了一声,“妈,孟建出去给你买药了,你有什么需要的吗?我替你拿。”

林建旭半坐在床上,这时转过头来看了一眼媳妇,天已经暗下来了,卧室里没开灯,婆婆的脸在阴影里很是模糊,就听她说话,“哦,小建出去了啊,怎么老是一声不吭不见人。”余小凡不知不觉地憋了一口气,说话前只好先点了点头,借此把那口气尽量吞下去,“妈,要没什么事我回厨房去了,我正准备晚饭呢,今天是大年三十,一会儿等孟建回来了一起吃年夜饭。”

“这都几点了,还是我这病发得不是时候,要不你们小两口这时候多半自己出去吃了,现在还得伺候

我这个老太婆,挺累的吧?”林建旭看了一眼床边的小钟,慢慢说了一句。

林建旭这样一句话,明显是冷淡的,并且从中透出些埋怨与讽刺来。那么长的时间了,余小凡一直在忍,可凌晨在医院里听到的交谈在忍,一盆腊月里的冰水,将余小凡整个浇透了,浇醒了。余小凡一口气涌了上来,一连串的句子脱口而出,“妈,你不要再装了,你不就是看不得我们俩单独出去了一整天吗?你不就是想孟建天天都陪在你身边,最好只是你一个人的吗?心脏病这种事情你也能拿来骗我们,你知不知道孟建有多着急?对,他是你儿子,可他也是我的丈夫。”

余小凡一开口就停不下来了,话还没说完,林建旭就已经整个人从床上坐了起来,伸手笔直地指向她,声音尖锐:“你,你说什么?”

“我说错了吗?我有一句说错了吗?你别装了,我在医院都听到医生说了,你就是在装病!”被婆婆指着的余小凡越发激动起来,血气上涌,说话的时候不自觉地握紧了拳头。房门开了又关上,进门的男人迅速向发生争执的地方走过来,余小凡仍站在婆婆卧室门口,因为激动完全没有注意到身后的动静,只有坐在床上的婆婆突然把举起的手放下了,一张脸颜色发白,一手按住胸口,一手捂住眼睛,竟然发出了哭声。

这突如其来的变化让余小凡愣住了,耳边猛地传来一声咆哮,“你在干什么?”余小凡的肩膀被一股大力扯住,整个人都被扯得往后退了一步,她在震惊与茫然中转过头去,看到孟建因为愤怒而扭曲的脸。

林建旭的哭声仍在继续,一边哭一边道:“我这是作了什么孽啊?

都躺在床上还要被人冤枉,这日子还怎么过啊?”孟建才进家门就看到妻子站在母亲卧室门口大喊大叫,而母亲佝偻着瘦弱的身子哭得凄惨,他一股急火顶上来,什么都顾不上,上前一伸手便将余小凡从房门口拖开去。

孟建这样一拖,让余小凡几乎跌倒在地上,幸好沙发就在他身后,她好不容易撑着沙发靠背站稳身子,孟建就已经冲进他妈的卧室里去了,并且在床前紧张地半跪了下来,“妈,你别哭啊,出什么事了?到底怎么了?”林建旭原本捂住眼睛的手落下来,一把拽住儿子,脸上已经是老泪纵横,声音断断续续,“你老婆说我是装病,我还躺在床上媳妇就说我是装病,她说我是装病……”

孟建咬牙,猛地回过头去看余小凡,“你真的这么说了?你为什么这么说!”余小凡刚把身子站直,闻言又是一晃,丈夫恶狠狠的表情是她从没见过的,震惊与愤怒让她无法控制自己。“对,是我说的,她是装的!她就是在装病!”余小凡尖叫,“她就是看不得我们两个在一起!她就是要让我知道你是一个人!”

孟建的脸瞬间变得铁青,“住口,你看清楚,她是我妈!”

“我是你老婆!”余小凡开口,说话的时候发现自己哆嗦得厉害,差点咬到舌头。

“那也不能这么对我妈说话!”男人的声音渐渐大起来。

“如果她想得到别人的尊重,那她就得先表现出值得让人尊重的样子来,你看看她的所作所为,她根本就不正常!”

林建旭猛地发出一声急促的抽气声,而余小凡眼前一黑,随着“啪”的一声脆响,她整张脸都被被动地偏向了一边。

# 外地老板们难免会碰上“装货”

5

人文社会



十三叔著  
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推荐

## [内容简介]

人人都活在圈子里,穷人有穷圈子,富人有富圈子,从圈子里流出来的各种话题就演变成了各式各样的段子。

京城富人们的圈子是什么样的?他们都流行哪些段子?王中军是如何成为国内第一家上市电影公司老板的?中关村村长段永基有着怎样的狡黠和智慧?外地来京老板怎会被一些挂羊头卖狗肉的装货玩得团团转?王朔金盆洗手又缘何重出江湖?让十三叔来为你八一八。

## [上期回顾]

外地老板们来到北京,处心积虑地想找到那些拥有强大力量的圈子。当然,他们也有自己的圈子,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温州帮、山西帮、鄂尔多斯帮。

在圈子逐渐形成的那个年代,十三叔知晓许多为了生意而刻意营造圈子的段子,话说得拗口,还是讲故事吧,主人公是十三叔熟悉的一个煤老板朋友,我们姑且称他为A兄吧。

这位A兄发迹在由幻而真的“前92时代”,一脸的“沧海桑田”,每次进京却总有美女相伴。而他来北京只要有时间,就会给十三叔打电话,让我帮他张罗一些聚会,通常也就是饭局,或者十三叔有什么局他也喜欢跟着去。在他眼里,“局”的档次越高档,消费越贵,他越感兴趣。

A兄除了十三叔这个身在北京的朋友,还有很多其他朋友。一些时候,他会碰到不靠谱的人。这种人表面通天,但说白了,就是忽悠。

装货嘛,重点在一个装字,而且装起来就要忘乎所以,入戏很深。说出来的话连自己都能被感染,比方说,“美国前总统小布什是我的好朋友”云云。

十三叔就认识一装货,在中央某部委做后勤,真正的小角色,就是冬天到了管管暖气,夏天来了修修空调。但这位装货参加我们的饭局,那真是霸气外露,官威浩荡。但这种态度,还真就让A兄这样的老板很感冒。其实,也不是人家装得好,有时候,外地来的老板们先入为主地认为,在北京,遍地都是神奇的官员,他们有这种心理预期,一旦碰上装货,那真是“相见恨晚”。

那次正好是十三叔与A兄初次见面。席间,A兄与装货正好比邻而坐。A兄问他:您在何处高就?装货说:给首长做事。A兄一下就来了兴致,接着打听,具体是什么部门呢?装货稍待片刻,反问一句,山西省长是谁?A兄赶忙回答是谁谁。装货从口袋里翻出一名片来,说:是他吧,上个礼拜见过,让我去山西玩,

可惜我抽不开身啊。

A兄已经被征服得差不多了,自己只是耳闻过的省长大人,竟然也要巴结眼前这位“大官”,这家伙,说什么都要好好认识一下啊。于是A兄就忙不迭地说:想认识一下您,可否留个电话,以后常联系。

当时,十三叔和A兄也还不太熟,但对装货的底细却有所了解,十三叔也就没有道破天机。再说了,装货没说自己是高官,省长名片也的确是有的,是A兄自己想得太多了。

他后来找过好几次这位装货。送了好些东西,人家来者不拒,但时间长了,A兄没收到一点回报。一来二去与十三叔熟络起来,听十三叔道出个中原委,他自认吃亏。

这种饭局上的装货,一般靠的是演技,不过还有另一类装货,已经是“骨灰级”的了。人家的演技并不是一颦一笑,而是一种看不见的气场。这类人的头衔一般是真的,也确实能办大事,而且洞悉外地老板希望结识大人物的心理。

还是我这位倒霉的A兄,他有次参加饭局,认识了这么一位大牛装货,结果陷入了一个更深的局。

这位牛货,A兄见过几次,每次出现都有豪车接送,车牌是京A8××××。更夸张的是,车里的副驾驶拆掉,牛货可以把腿伸直了舒服地坐在后座上。尽管见过几面,而且聊得也不错,但A兄依然不知道他具体是什么来头。事实上,和初级装货不同,这种牛货的确能帮人办事,当然,代价也不菲。后来十三叔通过别的圈子渠道,不经意地了解到他的成名之作,叹为观止!

那次,某首长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官员,这位牛货位列其中。少顷,领导来了,和官员们一一握手。也许是那段时间出了什么问题,领导显得忧心忡忡,到了牛货这里,出问题

了,牛货双手背在身后,冷冷地看了领导一眼,转身离去,那潜台词就是“你这个首长是怎么当的?”

领导愣住了,半天才回过神来,跟大家说:太对不起,最近很多事情,刚才有些心不在焉,请大家见谅,也请大家将我的歉意转告刚才离开的那位同志。

此事过后,牛货在小范围内的名声算打出来了。当天在场的人都猜测,牛货的背景深不可测,对首长都敢这么摆谱。他也入戏很深,此后去各省视察工作,那派头不亚于首长级别。各省的老板也都想办法亲睹其容、亲闻其声。

两三次接触后,A兄问牛货:能不能帮我引荐某负责人,关于煤炭生意方面的事情还需要这位首长级的人物关照。牛货轻描淡写:明天吧,你找个地方,我把他带过来。

A兄没想到这么痛快,高兴坏了。第二天,他早早地在一家××王子的饭店门口候着。果然,牛货和负责人准点到场,而且那位负责人看起来对A兄颇为热情。推杯换盏,大家都放松了,那位负责人说话了:某慈善项目进展得一直很艰难,难得你这样的企业家能站出来,愿意鼎力相助,政府向你表示感谢。

A兄这才明白,敢情是让他来捐款。他心想,也罢,能认识这样一位首长级领导,捐款就捐款,他就问需要捐多少钱,负责人说了个数字,A兄心都凉了,那是整整一年的挖煤收入啊。没辙,A兄只好应承下来。他还幼稚地心想:我不捐你也没辙啊。抱着这种豁出去,“打死我也不捐”的心态,这餐饭吃得还算宾主满意。

这事冷了有些日子,饭局后A兄果然躲回山西,“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”可对方便A兄迟迟没有动静,于是釜底抽薪,来了招狠的。

半个多月后,跟A兄见面的领导跑到山西,见了省里的官员。一来二去就说起了这事儿,“你们山西有位企业家很不错啊,亲自找到我,说要给慈善项目捐款。不过怎么后来没信了,你帮我落实一下。”

领导发话,省里肯定抓紧办,一级压一级,催A兄赶紧捐。A兄傻眼了,赶紧说:最近一直在筹集善款,今天终于筹好了,这就汇款。

汇款的时候,发现该慈善项目的负责人,正是介绍他认识高官的牛货。敢情这出戏,都是他自导自演,只可惜了被蒙在鼓里的A兄,平白无故用一年的收入换回了一本烫金的证书。

事后,A兄把十三叔拉到三里屯一家酒吧借酒消愁。说到激动处,A兄“一把鼻涕一把泪”,看来伤得不轻。他的声泪俱下,引起过往许多人好奇的目光。十三叔虽一把年纪,却也是爱面子的人,这场景情何以堪。

在苦心扎进去的圈子里吃了N顿后,A兄也长了一智。有次又来北京,找到十三叔一同赴宴,饭局是A兄自己张罗的,据说有很多高人参加。结果半道上堵车。A兄的手下打电话,说客人到得差不多了,有位朋友引起了几个熟人,听说是某某部门的领导。

一听这话,A兄和十三叔分析起来了,你是个普通煤老板,和某某部门领导从来没见过,但这顿饭吃完,可就不一样了。万一,这不认识的领导到时发话,又让A兄帮个忙,这不是自己找事吗?A兄当机立断,不去了,给手下打电话,说自己感冒引起扁桃体发炎,到时你把账结了,好好陪客人喝点。

这些努力营造圈子的段子,说起来还真挺搞笑,但又莫不是蕴含着京城财富秘史下那些借助“圈子与段子”表现出的门门道道。